

左拉



毕修勺

中文首版作品

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人兽

山东文艺出版社

左拉中文首版作品
毕修勺译

Emile Zola
Bi Xiushao

人兽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La Bête Humaine

根据巴黎查邦济埃书店1929年版
《左拉作品集》译出

人 兽

〔法〕左拉 著 毕修勺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 插页 271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29—1007—6

I·916 定价 8.80 元

出版前言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巨匠。他怀着人类的良知投身社会,是法国历史上从伏尔泰到雨果“作家兼斗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倡“实证小说”,以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气质,贯以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精神,早期作品轻巧灵动,盛年则又与自然主义方法所决定的细密严实形成独特的结合,象征性意象加之自己擅长的似不经意的客观描写,以及现代派“生活流”的情节淡化、叙述散文化的特色,给传统的现实主义注入勃勃朝气,因此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大师。他一生著作等身,喻“百眼百手”,“一百只眼睛是为了能看到一切,一百只手是为了握住笔杆,记下一百只眼的见闻”。他笔下的上千个人物,无不触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晚年的《三城市》、《四福音书》,其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更高。

毕修勺先生(1902—1992)出生之年,恰是左拉离开人世的那一年。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但就其影响的弘扩,左拉倒有点儿“归去来”的意味。仿佛这颗西方陨落的文学巨星,灵气不甘泯散,要到另一个半球一践未竟之业。他没有失望,寻觅到死与生的同年,而这个“同年”真正是第一个把他的作品介绍到人口最多的东方泱泱大国,而且作为彼此间共同拥有的事业,终生不悔。若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直情径行,乐道忘忧,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留下夺目光彩。

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毕修勺刚刚十八岁。他一边在雷诺汽车厂做工,一边就读于巴黎高等社会学院。是一本亚勒克西的

《左拉传》和左拉的《土地》使他和左拉结下不解之缘。他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雄伟气势所震撼，所折服，短短几年便搜集通读了几乎是左拉的全部著作，并暗暗立下了誓言：一定要把左拉的全部作品翻译成中文，献给祖国人民。1928年，他因公被派遣到蒙特里大学，再度来到法国。其间，他翻译了著名史地丛书《人与地》二十八卷，凡二百多万字，凭吊了左拉故居，访问了左拉时常光顾的小酒店……以左拉那样的求实精神把握左拉当时所处的氛围，体察左拉使用俚语、土语的语言环境，为他在继自己问世的《左拉短篇小说集》之后，面对左拉众多作品的继续翻译，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使之更臻准确、老辣和圆熟。毕修勺没有愧对左拉，尽管他年复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换来的独是清贫。他的盛年时代，曾为左拉辞却了“上海市市长顾问”的高位，后来又婉拒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同赴台湾的恳邀，制定了在新中国这片热土上“日译三千字，十五年译完左拉全部作品”的宏大计划。可是政治上的莫须有褫夺了他二十五年的大好时光。这漫长的遗憾，好在终于完结。他的《萌芽》、《崩溃》、《劳动》等等，大部分是抗战前后问世，世称“毕译左拉”，已经誉满中外。当他的有生之年所苦无多的时候，仍以左拉的“我只有一种信仰，一种力量，这就是工作”作为座右铭，只讲耕耘，不问收获，以其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和独立人格受到社会的尊敬。可惜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所完成的译著积年尘封，直至故去。这是左拉和毕修勺身后不忍看到的。左拉这位被称为“人类的良心”、“以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的文化巨人，在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代中国，理应被广大的读者所结识。这是一项有苦难言的艰辛工程，然而，工程的实施毕竟已经开始。

出版者

1993.7.16

内 容 提 要

深夜，疾驰的列车。

昏暗的车窗映出一幕凶杀案的场景……杰克偶然瞥见，顿时目瞪口呆。

被谋杀者是珊佛琳的养父格兰摩伦。法庭立案审理，杰克出庭作证。卢波和妻子珊佛琳是真正的凶手，但杰克却难以肯定。

然而，卢波夫妇却惶惶不安。珊佛琳勾引杰克，卢波听之任之；而杰克的温柔多情，竟使珊佛琳乐而忘返，终于，二人同谋除掉卢波，远走高飞。

杰克接受珊佛琳怂恿刺杀卢波，匕首却不由自主地刺向了珊佛琳裸露的胸膛，……乱伦、贪婪、性格变态、道德沦丧，这一切构成了当时法国社会的腐败丑恶。

这部小说在场景描写、人物心理刻画等方面不厌其详，追求逼真细腻；不动声色，追求客观描摹；典型地体现了左拉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

卢波走进房间，同时手拿一斤面包一包卤肉，一瓶白葡萄酒，放到桌子上。早晨，维克多亚在上班以前一定给火炉盖上那么多煤屑，房间里简直热得令人窒息。这位车站副站长打开窗户，两肘靠在窗栏上。

这是西部铁路公司供给职员居住的一幢高楼，占去阿姆斯特街的一部分。五层楼屋顶室转角的窗子开向车站，车站一带是穿过欧罗巴区的广阔坑道，整个地平线一展无余。二月中旬那一天下午，灰色天空温和、湿润，阳光融融，似乎显得更加广大。

对面，在这筛下的光线里，罗马路的许多房子互相混杂，互相隐没，看来好象很轻巧。左边，许多遮盖的停车场。门廊很大，顶上的玻璃都给煤烟熏黑，它们属于各个干线，场面很宽广，一眼看不到边。邮政局和热水箱房^①，同其他支线——如亚尔双德伊、凡尔赛和环城铁路——的较小厂房分开，右边，欧罗巴桥星形铁架截断坑道，人们看这凹陷的宽阔路线重新显现，一直伸展到巴底尧尔隧道。就在窗子底下，占去整个广大面积的三条双轨道由桥底出来，自行分支，隔成开展的扇形，无数金属线条继续向前伸长，一直消失在各个厂房深处。桥的环洞前面，扳道员的三个岗舍显出赤裸裸的小园。铁轨上停满客车和机头。苍白的日

^①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火车里还没有使用“水汀”人们都用装好的热水箱烤暖车厢——译者。

色下，一个大红信号点缀在一片拥塞和混杂里。

卢波一会儿很有兴趣地想到他的勒·哈佛尔车站，每次他到巴黎来过一天进入维克多亚的寓所时，职业观念总重新浮到他的脑海里。各个干线的厂房底下，蒙特火车到达总引起月台的颤动；他的眼睛留意着调配机头，带有煤水车的一部小机器，下面装了三对低轮子，它正开始拖拉列车，看它又忙碌又活泼，有时向前，有时向后，推着车辆向停备轨道驶去。另一部快车的机头很雄壮，有两对高大的车轮，它单独留下，烟囱里喷出一大股黑烟，缓慢地向平静的天空笔直升上去。他尤其注意三点二十五分开赴刚城的火车，里面已载满旅客，正等着机头。这机头停在欧罗巴桥另一边。看不见。只听到它象不耐烦似的，发出急迫的小汽笛，要求开道。命令一发出，它立刻答以简短的尖叫，表示它已听到。开动之前，它沉默了一下，放汽的龙头打开了，蒸汽向地面喷射，发出震耳的尖声。于是卢波看见这奔腾回旋的白雾，从桥边溢出，像雪白的绒毛飞舞在铁的桁梁之间。空间一角变白，而另一机头的浓烟则继续扩大，黑幕后面，还隐隐闻到号角的延续声，命令的叫喊声和转车盘的震撞声。接着，弥漫的白雾里忽而露出一道裂缝，凡尔赛火车和亚尔双德伊火车。一列上行，一列下行，交叉而过。

卢波正想离开窗口时，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俯出窗外。看见下面四楼平台上，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认出是车长亨利·陀凡涅。同他的父亲，干线的副站长，两个可爱的妹妹克蕾尔和苏菲亚，十八岁和二十岁的金发女郎，一起住在那里，她们靠两个男人的六千法郎薪水，主持家务，连续过着欢乐的生活。人们总听见姊姊笑，妹妹唱歌，关满热带岛屿小鸟的一个笼子，发出争鸣婉转的叫声。

“怎么？卢波先生，您在巴黎吗？……啊！是的，为您同县长纠葛的事情吧！”

副站长重新靠到窗口上解释他是搭每天上午六 点 四 十 分快车，离开勒·哈佛尔。业务处长的一个命令召他来巴黎，说有重要事情等着他来面谈。他没有因此丢掉他的职位还觉得是幸运。

“那么太太呢？”亨利问道。

太太，她也愿意来购买东西。她的丈夫此刻就在他们每次到巴黎来旅行时，维克多亚妈妈总把房间开门钥匙留给他们，在房间里等候她；当这位女主人被她下面卫生室工作缠住不能上楼时，她总喜欢借出这个卧室，让他们可以单独平静地吃午餐。那天，想首先办好事情，他们只在蒙特吃过一小块面包。但是三点钟已敲过了，他们已饿得要死。

亨利为表示殷勤，又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在巴黎过夜吗？”

不，不！他们将乘每天下午六点三十分快车回到勒·哈佛尔去啊！是的，请假！人们打扰你，只让你放下包袱，而立刻又要你跑回你的狗窝里去！

一会儿，两人摇摇头，互相注视。可是他们彼此听不见一部着魔似的钢琴爆发出响亮声音。一定是两位妹妹一起乱弹琴，她们笑得更响，象笼里的小鸟鸣叫。也轮到年轻人快活起来，亨利道声再见，走进住房，副站长一个人站了一会儿，两眼看着洋溢着青春欢乐的平台。接着他抬起眼睛瞥见那部机头已关闭放汽管，由扳道员送到刚城列车上。最后几缕白色蒸汽已消失在飞舞着、玷污天边的巨大黑烟中间。他也重新回到房间里。

卢波走到指出三点二十分的杜鹃钟前面，卢波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真是魔鬼知道，珊佛琳怎么会这样迟迟不回来？她一走入店铺，仿佛再也不想出来。为着缓和胃里难忍的饥饿，他忽而想去摆好桌子。他很熟悉这两道窗的宽阔房间：它同时是卧室、餐厅和厨房，里面有胡桃木家具，挂上红棉布的床铺，食具橱，圆桌和诺曼底衣柜。他从食具橱里拿出饭巾、菜盆、叉子、刀和

两口玻璃杯。这些东西都非常干净，他做着这些家务，觉得很有趣，仿佛他在玩儿时的分食游戏，看看洁白的饭巾心里很舒服。他很爱他的夫人，想到她开门看见，会爆发出快活的笑声，他将觉得欢悦。他把卤肉放到菜盆里，旁边摆上白葡萄酒瓶，他突然觉得不安，睁大眼睛找什么，接着很快从衣袋里抽出已被忘记的两包东西：一小盒沙丁鱼和一块格吕耶尔干乳酪。

三点半钟已敲过，卢波耳朵倾向楼梯，一听到些微声响，马上就转过来。他等得无聊，在镜子前停下来，注视自己。他并不老，将近四十岁，卷发的鲜明赭色并没有变淡，留下的胡须很繁密，显出阳光样金黄；中等身材，但非常强壮。他喜欢自己的人品，很满意自己前额低，后头厚，圆而红润的面孔，一对活泼的大眼，照亮稍平的头颅，他眉毛紧蹙，前额划满嫉妒的皱纹。他和一个比他小十五岁的女人结婚，这些屡次对镜自照的目光使他自信，他还年轻，他尽可以安心。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卢波跑去半开了门，但这是车站卖报女贩，走进隔壁房间里。他再回来，注视食具橱上一个贝壳盒子。他很熟悉这个盒子，这是珊佛琳赠给她的乳母维克多亚妈妈的礼物，这小东西足以唤醒回忆，他的恋爱故事因而全部展现在眼前。不久就将近三周年了。他生于南方的普拉桑，父亲是一个车夫，他服过军役，获得特务长袖章，当了很久的蒙特车站搬运夫，后来升到巴朗丁车站的搬运夫领班，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他亲爱的女人，她那时从陀恩维尔来，同格兰摩伦院长的女儿，贝尔蒂小姐，到车站来搭火车。珊佛琳·奥布利只是格兰摩伦家一个园丁的次女，但是院长，她的教父和监护人，很宠爱她，竟让她做他女儿的伴侣，把她们两人送到卢昂的同一所寄宿女学校去读书；她自己也保持那种出身高贵的气质。很长时间内，卢波只远远渴慕她，只存着不粗俗的工人对待小姐的激情想念她，认为她是个珍贵的宝贝，不会轻易落到他的手里。那就是他一生的唯一恋爱故事。他

可以同她结婚而不要一个铜子，他可以只为占有她的快乐而娶她。他终于能大胆提出他的要求实现了超过他梦想的收获：除了珊佛琳和一万法郎陪嫁之外，已退休的院长，现任西部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还给他意外的庇护：结婚第二天，他就升作勒·哈佛尔车站副站长。无疑，他自己也具有好职员坚守岗位，准时上班，诚实，知识虽有限，办事却很灵活的种种优点，这一切极好的成绩可以解释他的要求很快就被接受，他的升迁很快就被批准的理由，可他宁愿相信他的一切都是靠他的女人。所以他一向都热爱她。

卢波开好沙丁鱼罐头后，确实不能再忍耐了。他们本是约定三点钟会面的。她可能到哪里去了呢？她不会对他说一双半筒靴和六件衬衫需要一天工夫吧！他重新走到镜子前面，发觉自己眉毛紧蹙，前额被一条粗硬的皱纹截断。在勒·哈佛尔，他从来不怀疑她。到巴黎，他想象种种危险，诡计和过失。一阵血浪涌到他的脑壳里，他旧日工人的拳头，如他推车时一样，突然捏紧。他重新变成没意识到自己的凶暴者，处在盲目愤怒的发作下，他将敲碎她的头卢。

珊佛琳推开门，带着新鲜快乐的面容出现在他眼前。

“是我呀……嗯？你一定以为我迷路了？”

她二十五岁，光彩照人，身材苗条，若就她的小骨格说，她又似乎相当丰满。初一看，她并不漂亮，长脸孔，大嘴巴，露出可赞叹的洁白牙齿。要是你仔细注视她，她厚密黑发下的蔚蓝奇特的大眼睛，却具有诱惑的魅力。

她看丈夫不回答，继续用她所熟悉的昏乱和激动目光审察她，她就解释道：

“哦！我一直在跑……你可以想象，不可能搭上公共马车，不愿意花钱租一辆小马车，我一直在跑……看，我浑身发热！”

“算了吧。”他粗暴地答道：“你不会要我相信你从便宜公司出来吧！”

但是她立刻露出孩子般的可爱姿态，扑入他的怀里，并让她的肥厚和漂亮小手扣在他的嘴上。

“坏家伙，坏家伙，你住口！……你很知道我多么爱你！”

她的整个人品里发出如此深的诚恳，他觉得她还始终是那样天真，那样伶俐，他马上狂热地紧紧将她搂在自己的胳膊里。他的猜疑时常是这样结束的。她自动地倒在他的胸口，喜欢得到抚摸。他不断亲吻她，而她却不还吻，这被动的大女小孩子，总以男女之爱没有觉醒的儿女情感接受他的亲热，这其实也是他的隐忧之一。

“那末，你没有搬空便宜公司吧？”

“哦？是的。我讲给你听……不过首先我们要吃东西。哦！我要饿死了！……啊！听，我买来一个小礼物，看我的小礼物。”

她贴近他的脸欢笑，右手插入衣袋握住里面的一件东西，而迟迟不抽出来。

“快说：‘我的小礼物’。”

他也像老好人一样对她笑道：

“我的小礼物。”

这是她刚给他买来的一把刀，为的是代替他已丢失的并且叹息了十五天的那一把。他惊异，这漂亮的新刀，象牙柄和刀身，他觉得它妙极了。他立刻使用起来。她看他高兴也很喜欢，便开玩笑说，要他给她一个铜子，使得他们的友谊不能中断。

“我们吃东西吧，我们吃东西吧。”她一再说：“不，不！我恳求你等一下，不要马上关窗。你看我是多么热！”

她跟他到窗口，站在那里几秒钟，上身紧靠他的肩膀，注视车站的广大场地。煤烟暂时飞散了，太阳这“铜盘”已降到罗马路后面的浓雾里。下面，一部调配机头拖着已经编组好的、将于四点二十五分开行的蒙特列车，将它推到厂房底下月台旁边停住，然后解掉扣索离开。底面，在环城铁路的厂房里，缓冲机的互撞

声向人报告加上去的特别车辆。铁轨中间只有一部慢车重机头，同满身给灰尘沾黑的司机和火夫。机头一动也不动，仿佛很疲倦，喘着气，除了安全汽闸透出细小的一线，没有其他蒸汽。它等着人们给它开道，回到巴底尧尔停备站去。一个红信号闪出，随即消失了。车已开去。

“这些陀凡涅小姑娘，她们真快活！”卢波离开窗口时说：“你听见她们乱弹钢琴吗？……刚才我看见亨利，他要我替他问候你。”

“坐到桌边去，坐到桌边去！”珊佛琳喊道。

她扑向沙丁鱼，大口吞噬。啊！蒙特的小面包已离她很遥远！每次到巴黎来，这样饱餐一顿间直使她陶醉。她还记得全身颤动着，在人行道上奔跑的幸福，她还保持着她到便宜公司里购买东西的狂热。每个春季，她一次消费了她冬季的全部积蓄。她喜欢到那里购买一切，说这样她可以省下她的旅行费用。她边说边讲滔滔不绝。最后心里有点惭愧，脸上稍红一下，把她所花的整个数目，三百多法郎，都说出来。

“啊！好，”卢波惊骇地说。“你真会花钱，你，一个区区副站长的女人！……那末，你不止买来六件衬衫和一双半筒靴吧？”

“哦！我的朋友，唯一的便宜机会！……一段花纹优雅的小绸！一顶很时髦的帽子，这是我所梦想的！几条完全制好的绣边短裙，这一切都非常便宜，要是在勒·哈佛尔，我要付出双倍价钱……人们将给我送来，你去看吧！”

她很快活，显得那样漂亮，又露出哀求的惭愧态度，他只好采取说笑的主意。再则，在他们单独留下比任何饭店都好。幽静的房间深处，这偶尔准备的小午餐又是多么可喜，他怎能不高兴呢！她平常只喝凉水，此刻也让自己放纵一次，不知不觉倾空她的白葡萄酒杯。沙丁鱼已吃完，他们开始拿美丽的新刀切卤肉。刀那样锋利，切得那样好，这简直是一种胜利。

“那末，你呢，你的事情怎么样？”她问道。“你要我多嘴，乱说一气，关于县长的事情，你没有对我说，这到底怎样结束的？”

于是他详细叙述业务处长怎样接待他的情形。哦！这只是照例的训斥！他替自己辩护，他说了真实的经过，这荒唐的县长怎样固执地要带他的狗进入一辆头等车，而当时恰有一辆二等的专给猎人和他们的畜生保留着，争吵因此而起，彼此相骂交换了些难听话语。其实，他要别人遵守规章，处长也是赞成的；不过，可怕的是他自己也招认的一句话：“你们不会永远是统治者！”人们因而怀疑他是共和党人。一八六九年议会开幕时所发生的辩论和不久将举行普选的隐忧恐惧已引起政府的忧虑。所以，要是没有格兰摩伦院长的好意嘱托，人们一定会调动他。此外，他只好在后者所劝告和所撰好的道歉信上签了字。

珊佛琳打断他的话，喊着说：

“嗯？我要你写信给他，今天上午你没有受训斥之前，我要你同我一起去拜访他，我的确是对的……我知道他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摆脱困难。”

“是的，他很爱你，”卢波再说，“他在公司里的势力很大……，你稍稍想一下，做一个好职员到底有什么用处啊！人们并不吝惜对我称赞，为什么？虽然没有很多首创精神，可是行为很好，具有服从命令的本质，办事也很勇敢，总之，一切都不错。那末，好！我亲爱的，如果你不是我的女人，如果没有格兰摩伦出于对你的友爱，竭力替我的事情辩护，我必然会完蛋。为了惩罚我，人们或许将派我到什么小站深处去受罪！”

她目光凝视空际，仿佛自言自语喃喃说道：

“哦！当然，这的确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

她沉默了一下，停止吃东西，睁大两眼，向远处注视。无疑的，她已想起她从前在卢昂十七余公里以外，陀恩维尔宫堡的童年生活。她从来不认识她的母亲。当她的父亲，园丁奥布利故世

时，她已十六岁，就是这个时期，已经丧妻的院长要留她在女儿贝尔蒂身边，由他的妹子，一个工厂主的夫人，也已寡居的波纳洪太太监护着，官堡今天已属这位太太所有。比她大两岁的贝尔蒂，在她之后六个月结了婚，嫁给卢昂法院一个推事，一个干瘦而脸黄的矮个子，赖宣纳先生。前一年，格兰摩伦院长还是他这故乡法院的首脑，经过辉煌的法官生涯，他就在这里退休。生于一八〇四年，一八三〇年革命第二天，他是第涅的代理检察官，后来历任枫丹泊罗和巴黎的代理检察官，脱罗亚的检察官和勒纳的首席检察官，最后才当上卢昂法院院长。拥有数百万家产，从一八五五年起，被选为州议会议员。他退休那天，又获得荣誉团骑士勋章。向她所能回忆的更远处想上去，她重新看见他同现在一样，还是短大和结实。原来像刷子一样的金黄头发很早就变白了，嘴边没有八字胡，方形的面孔上，绕有一圈剪得很低的颊须，他的容貌因他的深蓝眼睛和大鼻子而显得很严肃。他是容易接近的人物，会使周围的一切人都吓得发抖。

卢波只得提高声音，重复两次：

“唉！你究竟在想什么？”

她吃了一惊，不免微微颤栗，好象突然被恐惧震动一下。

“一点也不想什么。”

“你不再吃东西，你不饿了吗？”

“哦！不，……你看吧！”

珊佛琳喝空白葡萄酒杯子，吃完盒里的一块卤肉，但是他们感到恐慌：他们的一斤面包已被扫光，没有留下一口，可以和干乳酪吃。他们推开一切，在维克多亚妈妈的食具橱深处发现一段放了很多久的硬面包，不禁欢喜得叫起来，虽然窗还开着，房间里依然很热，少妇因火炉正在她背后，更不觉得凉爽。在这房间里，吃这意外的午餐，她的脸色变得更激动，更粉红。一谈及维克多亚妈妈，卢波又想到格兰摩伦：看，这又是一个受他恩惠的女人！

本是被引诱的女郎，她的孩子生下来就死掉。珊佛琳母亲因分娩故世了，她就做了这孤女的乳母，后来嫁给公司一个火伕，吃光一切，她在巴黎只靠少许裁缝工作，过着艰苦生活，后遇见她哺乳的女儿，恢复旧日的关系，她已成为院长的一个被保护人；今天他给她在卫生处得到一个顶好的位置，要她看守化妆兼盥洗室的女厕所。公司每年只给她一百法郎，可是由于赏钱的收入，她可以实得一千四百法郎左右，至于住宿，这冬季烧热的房间，还不计算在内。总之，这是一个很有趣而报酬又很可观的工作。卢波估计，如果柏葛，她的丈夫，不在路线两端乱花钱，过着放荡生活，而能带回他做火伕的固定工资和奖金，约二千八百法郎，他们一家每年可以有四千余法郎收入，这比他在勒·哈佛尔车站副站长的所得，多了一倍。

“无疑的，”他结束时说，“一切女人都不愿意看守厕所。可是世上并没有下贱的职业。”

他们不象刚才那么饥饿了，只以怠倦的样子继续吃着，一小块又一小块，切下干酪，借以延长他们可爱的午餐。他们也逐渐变得徐缓了。

“话又说回来，”他喊道：“我忘记问你……为什么你拒绝院长，不到陀恩维尔去过两三天呢？”

他的精神由于消化舒适，又想起他们上午到车站附近岩石路公馆去拜访，他重新看见自己在严肃的大书房里，听见院长曾对他们说起他将于第二天动身到陀恩维尔去。接着，仿佛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情愿当天晚上同他们一起搭六点半分快车，然后领他的教女到他妹妹很久就想见她的波纳洪太太家里去。但是少妇提出种种理由拒绝了 this 邀请。

“你知道。”卢波继续说，“我觉得这小旅行并不怎么不好。你可以到那边，一直留到星期四，我会料理自己的事情……不是吗？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很需要他们帮忙。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这是不

大聪明的，尤其是你拒绝似乎使他真的难过……所以我不断推促你接受，待你拉扯我的大衣，我只得跟你一样说话，可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理由……嗯？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珊佛琳露出游移的目光，不禁做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难道我能让你一个人回去吗？”

“这不是理由……我们结婚以后，三年之内你曾两次到陀恩维尔好好过了一个星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第三次到那边去。”

少妇更加局促不安，她转过头来。

“总之，这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并不想去。你不会强迫我去做我所不喜欢的事情吧？”

卢波张开胳膊，仿佛他并不强迫她去做任何事情。可是他又说：

“那末，你一定对我隐瞒了什么……再问一句，难道波纳洪太太没有好好接待你吗？”

哦！不，波纳洪太太对她很好。她是那样可爱，又高大，又强壮，头上盖满美丽的金发，虽然已五十五岁，看看还是那样漂亮！从她的寡居，甚至从她丈夫还活着的时期起，人们就叙述她的心往往有别的寄托。在陀恩维尔，人们都尊敬她，她使所住的宫堡成为欢乐的场所，卢昂整个社会，特别是司法界，都到那里访问。在司法界，波纳洪太太交了很多朋友。

“那末，你招认吧，是赖宣纳夫妇曾对你表示冷淡吧！”

无疑的自从和赖宣纳先生结婚以后，贝尔蒂已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她。这可怜的红鼻子贝尔蒂，那样不足重视的一个人，她现在已变得不大好。在卢昂，一般太太们都非常夸张她的高贵。她所嫁的一个丑丈夫又粗暴，又吝啬，仿佛生来就要他的夫人减色，而且使她的脾气变得很恶劣。但是，不，贝尔蒂对她旧日的女伴，还表示合式的态度，珊佛琳并没有切实的事情可以谴责她。

“那末，是院长在那边使你不高兴吧？”